



革命斗争回忆录

二地行军七十天

东风文艺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忆录

草地行军七十天

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编

东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西安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09 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884 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 $7\frac{3}{4}$ 印张 • 139,000 字

1959 年 11 月第一版 • 195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8,000 定价: (6) 六角三分

统一书号: 10147 • 111

前 言

发动工农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无论从保存革命历史资料或以教育新一代着眼，都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通过大写革命回忆录，提高工农老干部的写作能力，也是一件富有革命意义的事情。

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文化班的学员，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在那些艰苦的年月里，为了祖国和人民，他们出生入死，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革命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文章，就反映了他们在各个革命时期、各个地区的斗争。尽管这些材料还是比较点滴零星，也不够系统，但通过它，可以看出革命的路程是怎样走过来的。就这点说来，这些老同志是给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同志进校时，多数人只有或者接近于高小文化水平，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他们的文化水平有了迅速提高。集子中的文章，正是他们水平提高的标志。

这里收集的二十多篇文章，是从三百多篇习作里选出来的。由于教学过程中其它方面任务较多，用来写作的时间就比较分散，写得也比较仓促。初稿完成之后，虽经几次修改，但后来结业期近，作进一步推敲研究，时间就不允许了。因此，这个集子，无论在内容上或文字上，都难免有粗糙或疏漏之处，希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

目 次

幸福的会見	馬思义 (1)
周副主席生活片断	龔文奎 (5)
朱总司令二三事	趙华生 张学正 (11)
一心鬧共产	黃振武 (17)
回忆刘志丹同志	李鴻斌 (22)
上鉤	薛聚洲 (28)
过雪山	李林柯 (35)
草地行軍七十天	李成高 (41)
第三次过草地	陈岱明 (49)
十五件棉衣	陈岱明 (62)
終生难忘	朱煥然 (66)
归队	梁金章 (75)
青化砭伏击战	张考元 (87)
我們牽住了敌人的鼻子	郭志誠 (94)
风雪祁連山	于禎海 (110)
紅軍家屬	王丕芬 (120)
姜海同志在獄中	馬英灣 (132)

丁小五	王俊河 (141)
楊小华	李志克 (150)
盘腸英雄	张广生 (164)
临真三勇士	賀 鐸 (171)

黄河冰桥	张广生 (177)
渡过长江天險	杜根照 (182)
大田坂战斗	溫友堂 (192)
为陈团长报仇	杜根照 (200)
到处有亲人	杜根照 (208)
一双鞋	杨 华 (219)
过秦岭	杜根照 (224)

幸福的会見

馬思義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剛吃過午飯，楊靜仁同志喜冲冲地走來對我說：“思義，邊区政府打來電話說，毛主席在那里，要見你。”我跑過去緊握着楊靜仁同志的手，半信半疑地問：“真的嗎？”“誰還哄你。”楊靜仁同志眉開眼笑地回答道。我覺得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怎麼啦？思義。”大概楊靜仁同志也感到我的手在顫抖。

“我……我……”半天，我說不上話來。泪水止不住的一直從眼眶里涌出。我用了好大的毅力才忍住了將要奪眶而出的眼淚，當時只覺得滿身都是熱烘烘的。面前的楊靜仁同志也變得模糊起來了。國民黨軍隊對我們回民的殘殺和侮辱；地主們要糧時的咀臉，第一、二、三次回民起義失敗後，參加起義的回民被活埋的情景，在這一瞬間也一幕幕閃過。另一些情景，也象潮水一樣，涌向我的腦海，那就是同年6月第三次回民起義被國民黨匪幫用六個師鎮壓後，我帶領着兩百多名參加起義的回民進入了邊區。一入邊區，我們感到什麼都是新鮮的。幹部也好，老鄉也好，說起話來，都是那樣的親切和藹。到延安來的路

上，我們同行的三個人（一位營長，一位副官和我），每路過一個城鎮時，都受到當地黨、政、軍的熱情招待。到了延安後，蕭勁光司令員總是隔上幾天就來看我一次，問長問短。謝老、董老和徐老等同志還以中央的名義招待我吃了飯。這對我這個過去受盡了歧視和壓迫的青年來說，怎麼能不感動呢！夜里，我的枕頭經常是濕漉漉的。事實深深告訴我，這都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好領導。要是能見見毛主席那該多麼好呀，那怕是只看上一眼。有時候一想毛主席那樣忙，又覺得自己的想法不過是一種過高的要求而已。誰也沒有想到，理想在今天就要實現了，這怎麼能不使我激動，不使我歡欣若狂呢？

我怕毛主席等得久了，急急忙忙地把衣帽整理了一下，就和楊靜仁同志一道匆匆地去了。

當時邊區政府在新市場上面一塊不大的坪上。進了院子，楊靜仁同志引我進了正面的上房。房子不大，上方只坐着兩個人，我一眼就認出了右邊的是毛主席。毛主席看見我進來了，馬上就站了起來，笑咪咪地向我走來，老遠便伸出了手。我急忙跨前一步，緊緊握着毛主席的手，不由得喊了聲：“毛主席！”

“你好！”毛主席親切地說。

延安到了7月底的時候，天氣不算太熱了，這時我却出了滿頭的汗，話都不會說了。毛主席大概看出我很緊張，就笑着指着旁邊的一個凳子讓我坐下。

“吸烟嗎？”毛主席問。

“不会吸烟。”好容易我才回答了一句話。这时，另一位同志給我倒了杯茶，放在我的面前。毛主席自己燃着一根烟，慢慢地吸了一口，把我打量了一下，微笑着說：

“你还这么年轻，很聪明。”

本来就不太平静的我，听主席这么一說，更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茶杯里的热气又往我脸上扑。当时只觉得怪舒服的，认为自己还不太笨。以后在党的培养和教导之下，政治水平不断的提高，才正确地理解到毛主席說我“很聪明”那句話的深刻含义是指我找到了英明的领导者——共产党这一点。“聪明”也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我們全体回族人民。从此以后，我对毛主席文章里的每一句話都要看上几遍，用心地体会內在的意义。

“你們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毛主席說到这里就慢慢地站了起来，在房子里来回踱了几步后，在我面前站住了，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望着我說：“不过，你們回族人民革命了二百多年，都失败了。今后共产党一定帮助你們得到解放，把你們送回去，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他那双充滿着无限智慧的眼睛，至今我还不能忘掉。这是毛主席對我們整个回族人民的关怀，同时也是對我們各族人民的关怀。毛主席說了這句話的八年之后，我們整个回族人民随着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得到了解放。我們回到

了家乡，建立了回族人民自己的政权——西海固回族自治区，进行了土改，相繼成立了西海固回族自治州，今年又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現在毛主席的預言一一實現了。

接着毛主席还談了許多有关回族人民的事，同时也指出了我們革命以来失敗的原因。

半个鐘头很快的过去了。毛主席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恋恋不舍地告別了。臨走，毛主席对我說：“你回去，代我向战士們問好。”

从边区政府出来，太阳畧微偏西了，整个延安沐浴在阳光之中。短短的三十分鐘，使我懂得了很多东西，过去几百年、几千年的事情在脑子里变得非常清楚明晰，今后的道路豁然开朗。这种欢乐的心情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只觉得东面的宝塔也向我招手，脚下的延河也为我歌唱。

周副主席生活片断

龔文奎

1940年初，我在重慶時，總務科長邱蘭章同志跟我談，叫我去城裡曾家岩50號周公館給首長辦伙食。我當時還不知道首長是誰。去工作了一段時期之後，才明白那是周恩來副主席辦公的地方。

我跟周副主席從重慶到南京一塊生活了七年，現在回憶起那段生活來，許多事情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永遠都不能忘記。

重慶市曾家岩50號，東隔壁是一家茶館，實際上這家茶館就是個特務據點。每天，特務們從上午八點起輪流換班，直到晚上十時，甚至十二時，還在門口監視我們，特別是時局緊張的時候，他們非常囂張，明目張胆成群結隊地在我們後邊盯梢。周副主席出入坐汽車，特務們也坐上汽車跟着。有一天早晨，收發同志開門時，見門縫裡夾着一封信，信封上寫着“交周恩來先生”。周副主席拆開信，從裡面倒出一粒手槍子彈，另外是一封字跡歪歪扭扭的黑信。聽說後來周副主席曾經拿着子彈和信面質蔣介石，蔣介石厚顏無恥地說：“不會吧，他們不敢。”周副主席說：“我也看他們不敢！”有一天，我去買菜，特務也攔到菜

攤盯我。环境那样恶劣，特务如此嚣张，但周副主席絲毫不为所动，¹他的工作更加紧张，簡直不分昼夜。白天和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沈鈞儒及其他民主人士商談国家大事，黑夜忙着翻当天的几十种报纸，批閱电报，处理公文，还要給“新华日报”写社論和政治評論稿件。特別是在皖南事变和中原我軍被围期間，周副主席顧不上睡，甚至連飯也顧不上吃，有时工作到深夜兩点，还要出去和国民党办交涉，或者是到报館了解报纸发行情况，可是早晨天剛亮，他又起床了。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恶毒地演出了“皖南事变”，几十种反动报纸，拚命造謠，欺騙群众，顛倒黑白，誣蔑我軍不执行抗日命令。周副主席为了使全国广大人民早些明白皖南事变真象，他給“新华日报”專門写了一篇社論。但是这篇社論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新聞检查机关扣了，未能刊出。周副主席非常憤怒，就在“新华日报”第一版被刪去社論的空白处，发表了他的“为江南死难者誌哀”的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可是第二天（1941年1月18日），重庆市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又将“新华日报”扣留起来，不准发行，周副主席聞訊非常气愤，亲自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交涉，把报纸要了回来。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不准銷售，又唆使大批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毆捕报童，沒收报纸。周副主席又找国民党中委张治中办交涉，要张治中通知蔣介石，如果不准报童卖报，他就亲自上街去卖。蔣介

石害怕周副主席真的亲自去卖报，勉强答应将没收的报纸退还给我们。随后，大街上许多群众就围住了我们的报童，纷纷争购我们的报纸。报价本来是一角钱一张，有的就给了卅元，甚至有的人拿了一张就给了八十元。当日报纸销售份数急增到五倍以上。1943年夏天，日寇飞机对重庆滥肆轮番轟炸，整整七昼夜没解除警报。有一天，还是吃午饭时间，敌机来得很多，一颗炸弹正丢在周副主席住宅当院，炸塌半间楼房，把地皮炸了一个大坑，很象一个小涝池。防空洞在被炸的房子紧西南边。当时我在防空洞的門里边，眼看着洞門来回忽閃忽閃地直搖晃。但回头看周副主席时，他还在洋蜡光下，若无其事地看文件。在他身边的几个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行政科长龙飞虎同志，焦急地向周副主席說：“副主席！警报解除后，我們到城外紅岩咀去避几天再回来。”他很不在意地說：“不要紧，这是石头防空洞，又这么厚，到郊区去工作不方便。”我們敬爱的周副主席，就这样为革命忘我地工作着。

周副主席生活的簡朴，也給我印象很深。他住在重庆市曾家岩小巷里的一間小楼房下，住宅位于嘉陵江北岸，南房紧靠江边，再下边是个卸木炭的小碼頭。楼底下是周副主席的住处，楼上边是重庆市国民党銀行职员的家眷宿舍。这家七口人，就有四个小孩。那个矮个子老媽，是个爱吵爱叫的多咀老婆子，整天三小子好呀二女子坏呀地不住咀。这家还经常有人打麻将，一来就是四五个人，皮

鞋后跟把楼板敲得咚咚直响。他們常常一干一个通宵。周副主席差不多每晚都要工作到下兩点，只能在临睡前休息一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楼上那个三小子哭，二女子叫，加上碼头的嘈杂声，极不安宁。周副主席既不能安靜地工作，也不能安靜地休息。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国人民，周副主席在这里不分昼夜艰苦地战斗了六七年。那时我們的伙食标准本来就很低，再加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货膨胀，弄得物价一日三涨，到后来时时都在涨，生活很苦。灶上常吃飯的有十多个人，分为兩桌：周副主席、董老、叶参謀长、王若飞等同志一桌，我們几个工作人員一桌。飯菜都是一样的，通常是白菜、萝卜、洋芋等，有时中午給周副主席他們加一个重庆人叫的排骨湯，就是去掉肉的猪肋骨熬成的湯。这种骨头比較便宜，平时我們就买一些来吃。有一年过中秋节时，我們加了兩個葷菜。正在吃飯时，周副主席把我叫去，严肃地批評我說：“少加点菜还不行嗎？部队現在黑豆还吃不上哩。”当时我沒有言語，心里非常感动。那时，国民党的高级職員和重庆那些有钱的人，都是吃的上熟米，我們吃的是評价米。这評价米是普通市民吃的米，里头的谷子、稗子、砂子，簡直和米一半对一半，又霉成一坨坨一坨坨的。我和炊事員老蔡分了工，我包淘米，他包做飯。用水淘不淨，只好一粒一粒地拣。我当时这样想，首长們都上了年紀，工作又繁重，身体又弱，飯吃不好怎么能行呢？为了这件事，后来上級还奖給我一套布

衣服。虽然砂子、谷子都拣净了，但做出饭来，那股冲鼻的霉味，总是去不了。就这样的伙食，周副主席吃了好几年，从未听他说伙食不好。有次总务科长叫我给周副主席买把藤靠椅，他说：“近来副主席身体不好，一坐几个钟头，给他买把靠椅，看文件疲倦时，靠一靠。”下午周副主席由外面工作回来，一見办公桌旁，有张新靠椅，就问警卫员刘民兴同志：“买这张椅子做什么？”刘民兴同志说：“给你疲倦时靠一靠。”周副主席很严肃地说：“办公有凳子，睡觉有床铺，何必花钱买这个呢？”

周副主席克己奉公，对同志非常体贴，尤其对下面同志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他吃不好，睡不好，工作又那样繁忙，但他每月至少还要抽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作一两次时事报告。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报告，无论国内外时事，抗日形势，以及我们的具体工作，都是谈得又深刻，又透彻。皖南事变后，他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走的前一天，向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记得他说：“同志们，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我把你们的档案都带回中央了。”并勉励大家：“这里虽然不是直接拿刀枪，与敌人打仗，但也是抗日战争中政治战线上最重要的工作。”他的意思是嘱咐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既要提高警惕，又要沉着大胆。那次的报告，我现在回忆起来，好象昨天才听过似的。他告诉总务科长，叫给每个工作人员至少发一份报纸或其他刊物。就在那样生活不好，经济特别困难的条件下

下，他还叮嚀总务科設法給每个工作人員每月发兩元津貼費作零用。1946年上半年到南京，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內战，特务分子更加囂張，眼看着談判就要破裂，周副主席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了飞机，把所有的工作人員分三批送回延安。他自己为了挽救大局，和很少几个同志，一直坚持到1947年2月，才返回延安。

朱总司令二三事

趙華生 張學正

“人的咀都一样”

抗战初期，我們的生活很苦，朱总司令和好些首长都沒有另起小灶，跟总部所有同志在一块吃飯。总司令最爱吃大米，可是当时不但沒有大米，就是小米也不多。有了小米，为了节约粮食，也不多吃干飯，常常是吃稀飯。有时条件好些了，一个月可以吃上一半頓麦面。遇到吃麦面的时候，我給他端进房去，他总要先出来到同志們吃飯的地方看一看，唯恐給他单另做飯。一看大家吃的都一样，他才吃；不然，他就要批評。

那时候吃菜很困难，事务长有时搞回一点点菜，想給他們几位首长吃，但总司令却說：“人的咀都一样，应该分給大家吃。”他一点也不特殊。菜少，都少吃；菜多，都多吃；搞不到菜，他就和同志們一样吃淡飯。

“咱們采了，老乡吃啥”

1938年春天，我們住在山西武乡县賈豁村，鬼子九路围攻我們，进行封鎖。一时我們生活非常困难，搞不到菜，他